

南海之滨的一颗明珠

■ 梁少波

南海之滨，有一个天然海湾，叫水东湾，水东湾畔有座城，叫水东城。从高空俯瞰，水东湾是一个圆形，像颈上戴的项链，水东城就像镶嵌在项链吊坠上的明珠。

水东是一座年轻的城，建国初期被设为电白县县城，2014年撤县建区。水东又是一座古老的城，据载，水东城有着360多年的商埠历史，忠良街则是其最早最繁华的一条商业街，街口的油地码头是电白最古老的码头之一，曾一时商旅云集，可谓“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夜明”。

上世纪80年代，我念小学。暑假的一天，老爸要去县城参加业务培训，便带上我，说让我见识世面。老家离县城68公里，走281省道，路又弯又窄，坑坑洼洼，班车老旧而笨重，单程要足足颠簸两个半小时。

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既向往又紧张。老爸利用培训的空隙，牵着我从忠良街的街头走到街尾，又从街尾往回走，在书摊堆里挑了本《常用字书法字帖》。老爸说，男人的脸面不是脸蛋，而是写得一手好字。我印象最深的，是忠良街一栋栋骑楼，连排成片，整齐划一。每幢骑楼的一楼都是商铺，铺外伸篷打伞，摆摊设点，街上小贩吆喝声四起。夜晚，整座城灯火通明，霓虹闪烁。这是水东城给我留下的最初记忆。

上世纪90年代，我在水东中

学念了一年高中。学校距水东城约2公里，周末，我们这些长期住校的同学就像飞出笼的小鸟，直扑水东城。班车从学校门前经过，但为了省车费，大伙结伴步行。路两旁是茂盛的台湾相思树，树荫蔽地，树的外面是庄稼，一畦畦青，一片片绿。

此时，人气最旺的地带已由忠良街扩展到东阳街及人民路。东阳街与人民路形成一个“丁”字形，交会点建了个标志，叫中心台，顾名思义，此处就是水东城的中心，是最繁华的黄金地段。中心台左边是11层的水东湾大酒店，是当时唯一超10层的高楼，豪华气派，是地标性建筑。右边是邮电大楼，楼下转角有个书摊，那是同学们最常光顾的，摊主总是热情地向我们推荐学习资料。我们还常到电影院消遣时光，又或哪里人多往哪里钻，那时城区本就不大，不用40分钟就逛了个遍。

参加工作不久，我从乡镇调到水东，一干就是二十多年。真正融入这座城后，我发现，虽然繁华地段还是中心台一带，但整座城充满了生气和活力，尤其是撤县建区后，发展更是迅猛，大型楼盘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各类高新产业陆续在此扎根。节假日，我喜欢骑着自行车漫无目的地绕城一转，随着城区体量迅速扩大，我换成摩托车乃至小汽车转。今年五一，5年前调离水东的一位朋友回

来，与我驾车途经万达广场、体育公园、凤凰大道，眼前掠过的是鳞次栉比的建筑物，纵横交错的街道车辆穿梭，行人往来不断，街道整洁，绿化美观，一派繁荣景象。水东中学也变成了城中区，高楼环绕，朋友由衷地感叹：“水东变化真大，我都认不出来了，越来越有大都市的感觉了。”

水东湾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天然海湾，就像一颗珍珠浮现在万顷碧波之上，是大自然馈赠给电白的一块旷世瑰宝。政府逐年投入资金对其进行打造，修筑“十里长堤”和科普栈道，建海洋公园。特别是种植万亩红树林，改善了生态环境，吸引多种鸟类到此栖息，2018年，水东湾被评为“广东省十佳观鸟胜地”。现在的水东湾，红树林、栈道、长堤、古亭、碧海、渔船互为衬托，各种鸟类或林间栖息、或滩涂逗趣、或悠闲觅食，跨海大桥如彩虹飞架，海洋公园、歌美海公园游人如织，构成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融合协调的画卷。

闲时，我常来到“十里长堤”跑步，或伫立于古亭，听海风轻吟，看红树轻扬，鸟儿翩跹，尽享自然与宁静之美。

电白历史文化深厚，孕育出“冢家文化”“年例文化”。被周恩来总理誉为“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的冼夫人出自电白山兜村，冼夫人一生致力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大业，她的“唯用一好心”精

神时刻激励着电白人们的爱国热情。东湖公园矗立着冼夫人英姿飒爽的雕像，感召着来自各地的瞻仰者。

2015年，政府重视民意，将忠良街改造为沉香文化特色步行街，游客络绎不绝。而怀旧的老水东人常来这里摸一摸骑楼斑驳的墙体，闻一闻油地码头沉淀下来的历史韵味，寻找老水东的那份情结。这条承载水东几代人记忆的历史文脉得到了传承。

水东交通四通八达，国道、高速、高铁一应俱全，距离机场仅40多公里，我跑一趟老家已用不到1小时，交通的便利，让这座城生机勃勃。电白人的性格率真豪爽，热情好客，南来北往的游客都喜欢在这里滞留，吃电白海鲜，游中国第一滩。这里冬无严寒，是北方“候鸟型”游客栖息的绿洲。

近几年，水东正在创建国家级卫生城市和文明城市，市民的素质不断提升，人居环境得到改善，2019年获得“中国十大特色休闲县市”奖。如今漫步水东街头，你能感受到这座滨海之城多彩和谐的魅力，蒸蒸日上的现代化气息扑面而来，市民洋溢着自信和奋斗的热情，常会见到“双创”志愿者不分昼夜地忙碌，他们用汗水浇灌南海之滨这颗明珠。

我们相信，在“好心精神”的熏陶下，这颗明珠会更加光彩夺目。

一把燃烧了三十一年的火

■ 冯毅

2023年7月30日，本年度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杜苏芮”正在福建建牙舞爪，一千多公里外的高州正处在气流下沉带，高温干燥，骄阳似火。

天气再热，也热不过石鼓中学九二届文科班原来的教室。今天，毕业了三十年的我们正在当年的教室里相聚。我们在“上课”，上课老师正是当年的六科主科老师，语、数、英、史、地、政，一个都不少！

对20世纪90年代初毕业的人来说，同学聚会曾经很不容易。毕业后各奔东西，娶妻嫁人、生儿育女，由于通讯技术所限，大部分同学相忘于江湖。后来因QQ，尤其是微信的兴起，同学们才逐渐联系上。

我们班第一次大聚会是毕业二十周年即2012年才相聚的。那次聚会五十多个同学及部分老师参加，我们去了阳春市，谓之“重走阳春路”。何为重走阳春路？这里面有个读高二时的故事。文科班要学地理，阳春的玉溪三洞、凌霄岩等景点是喀斯特地貌在中国纬度最南的分布处。那个时代要跨市二百多公里出游可不是小事，而且都是山路，安全问题自然是校领导考虑的首要因素。作为组织者，我和张强等几个同学去找彭朝茂校长申请，美其名曰去阳春考察喀斯特地貌。彭校长说，有老师带队才能去。我们天真地想不给班主任陈生华老师添麻烦，决定私自行动。然后我们分工协作，暗中组织同学们，班上大部分同学都参加了，租车事宜交由镇上的富二代梁建生、姚梦仙等同学负责。一个周六的凌晨四点，“喀斯特地貌考察队”在镇上坐上两辆中巴，浩浩荡荡地向阳春出发了。

“考察”的枝节不必细说，翻山越岭的路途让我们心惊胆战，第二天总算平安返回学校。纸包不住火，行动被学校知道了。在彭校长的办公室，他暴跳如雷：“出了事，你们承担得起吗？你们这是目无纪律、目无组织！”彭校长拍着桌子说。第二天，冯毅、罗荣、张强、陈华松、林飞熊五人的名字被贴在学校的公告栏。班长陈华松是出于义气“自告奋勇”去找学校，把另一个同学改为他的名字的。一向很疼惜我的傅冰玲老师当天就训了我一顿，她骂人的声音也是柔和的：“冯毅你成绩那么好，明年就高考了，搞那么多事干嘛？班主任陈生华老师的人党都被你们害得要推迟一年了！”

同学聚会，聚的是同学情。那天我发了一条“同学聚会的最高境界就是不攀比，要比就比一百米谁跑得快”的朋友圈，获得了近两百个微友点赞。事实上现在有些同学聚会成了炫耀、攀比的场合，所以聚会会有冷淡的趋势，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何况是读书人。但我们不一样，不管你是领导或是打工仔，聚在一起就是同学，仅此而已。石鼓中学九二届文科班“同学情”这把火，已烧了三十一周年，期间有同学永远离开了我们，有的看透风云，更多的是平平淡淡。分别时凝噎，句句“保重”，是我们要让这把火继续燃烧下去！

送今夏一份清凉

■ 何小曼

朋友圈里刷到几张令我怦然心动的照片：天幕间，白云飘逸潇洒，翠山有奇石陡峭巍峨，潭水有游鱼欢快自在，孩童灿烂笑脸盛大而热烈地开在阳光下，脆生生如铃铛的嬉闹声隔着屏幕都能听得到。平淡无奇的画面，像是不施粉黛而颜色如朝霞映雪的美人，一眼万年，生出无数只手，撩拨着你心底痒痒的欲望。再看坐标，茂名电白罗坑旱坡村，离市区几十公里而已，欣喜万分，约友前往。

一路跟着导航走，不知道从哪走岔了，到了罗坑水库。没有看到小潭游鱼，眼前只有一块了无尽头的银镜，风吹过，掀起阵阵微波。烈日当空，酷暑难耐，对于走错路这件事，没有人心生怨愤，在美景面前，人的心情情绪也会被大自然洗涤后变得开阔美好。

我们联系了发圈的朋友问到了更精准的定位，重新出发。离开罗坑水库二十分钟左右，遇见了黄沙水库，路是绕着水库前行的，像是盘旋缓缓而上。道路不算宽阔，双车道，两旁立着哨兵一样笔直的绿树，偶尔冒出来一两座有些岁月斑驳痕迹的房子。远处翠绿屏障般的大山，定在车窗一样，不管车怎么开，车速有多快，它们都一直在。满眼的绿，慢慢地，缓缓地，拥着，挤着，在每个人心里头发力着，将暑气逼赶出去，留下满满的绿意，阵阵阵阵清凉，抚平人心烦躁。

接近目的地，耳边响起山泉哗啦啦，脸上有水汽氤氲开来。抬头，四顾，满目高山绿树，一座石桥连接东西，桥下奇石密布，仰眸远眺，一道宽约八米，长度不详的山涧横卧在前，地势不算陡峭，长而缓的小坡，像是大山柔软的腹部，尽藏大山对人间温柔与博爱。

我们拾级而上，准确来说，脚下踩的不算台阶，大多是原始的住在山里的石头，有的大如饭桌，有的小巧如凳，有的平整如砥，有的尖凸如脊。石头花色有如豹纹，又如星星点点，也有千层切糕。虽说形状各异大小不一，却很有默契地，一个挨着一个，向山里边延伸去，像是生来就为了作

今年这次聚会原计划是毕业三十周年办的，大家都知道去年的情况，所以现在才补回来。三十一年，多好的岁月风华啊！男子三十一岁，按高州的风俗，岳父要“做担”给女婿做生日宴的，俗称“做一”。这个“担”是用扁担挑着两只箩筐的担，筐里得有前、后腿两只猪脚，两只鸡，两瓶酒，两条裤子，如果女婿还没生儿子的要包粽。今天，我们邀请了当年六科主科老师给同学们“做担”来了！他们是班主任兼英语老师张燕英，语文老师王兴清，数学老师周德就，历史老师廖道尧，地理老师黄耀干，政治老师陈德建，以及高二时的班主任陈生华老师及英语老师黄振添。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老师们太有资格给我们“做担”了！

同学聚会中，欢笑永远少不了，以前的趣事总会被翻出，同学中唯一一对修成正果的刘承熙、张雁飞夫妇总会被调皮的同班同学调侃。但这次重回以前的教室却有所不同，大家触景生情，不少流下泪珠，都唏嘘青春不再。在教室里，老师们在讲台上重拾粉笔，我们坐在以前的座位静静聆听老师的教诲……

聚会前，陈华松、黎明、何冬梅等同学组成的组委会做了大量的工作。无论是住宿、吃饭，还是到根子古荔园及接、送老师等流程，组委会对每一个细节都做了贴心的安排。让我们这些从广州深圳东莞等地回来的男同学有去岳父家做大爷之感，啥都不用动手单动嘴就行。令人感动的是，在我心目中穆桂英存在的唐权芳同学一如既往地为聚会献出了极大的爱心，还有上海佬罗荣、茂茂、余荣、财务总监刘桂升，以及“奥斯卡”级别的摄影师林升茂等等同学，都为聚会付出了心血。

同学聚会，聚的是同学情。那天我发了一条“同学聚会的最高境界就是不攀比，要比就比一百米谁跑得快”的朋友圈，获得了近两百个微友的点赞。事实上现在有些同学聚会成了炫耀、攀比的场合，所以聚会会有冷淡的趋势，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何况是读书人。但我们不一样，不管你是领导或是打工仔，聚在一起就是同学，仅此而已。

石鼓中学九二届文科班“同学情”这把火，已烧了三十一周年，期间有同学永远离开了我们，有的看透风云，更多的是平平淡淡。分别时凝噎，句句“保重”，是我们要让这把火继续燃烧下去！

为路而存在的。

顺势而上。我们仿佛走一条由不规则的小潭串起的珠链旁。七八个小潭铺在大山腹侧，大的有百平方左右，小的也有约五十平，呈圆形、四方形、菱形。潭水像“弹壳”鸡尾酒，晶莹剔透的翡翠色，泛着诱人的光亮，看多一眼，都觉得神清气爽，全身冒着凉意。

谁能夏天拒绝一汪绿潭的邀请呢。人们不约而同的，或远或近的，独行或携家带口的，来到这里，泡在水里，笑在舒爽里。经过一潭边，看到有小圆桌、小煤气灶、锅、锅里的丸子、泡面、碗筷，这架势想必是来了很久，还计划逗留更久。有些碗剩一半吃的，看来是主人吃到半路又受不住潭水诱惑跳进了翡翠里。

我们心中懊恼万分，没有带置换的衣服，幸而在两潭之间有一平整缓和及膝浅水区，成全了我们和孩子戏水的愿望。脚一下水，就立马真切感受到了山水的清凉，让人忍不住怀疑水里不是加了冰块，双脚踏在水里，周边激起小小的白色浪花，笑嘻嘻的，围着你的脚，拍打着，抚摸着，调戏着，抓挠着，凉凉的，痒痒的，快意在暗长。

女儿看到水里的游鱼，惊奇地尖叫声。我不能苛责她的大惊小怪，她是被困在水泥砖头里长大的孩子，与大自然亲近的次数少得可怜，怎么知道山水之间的美妙呢？大自然是天地间最慷慨的智者，只要置身其中，你总会两手空空，毫无收获的。

听着孩子爽朗的笑声，记忆自己跑回了过去，想起那久远的年代，那山清水秀的风光，那随处可见的溪流山泉，那成群结队的孩童，在溪涧水嬉闹玩耍的美好时光，俯首便可拾，当年的我们怎么能预想到经年之后，为了再寻一处天然氧吧，舒坦吸几口新鲜空气，享几把夏日清凉，是如此折腾的事情。

离开之前，耳闻这个无名之地要被包起来开发了，要商业化、要改造，要门票。我多么庆幸，在今夏来了，来掬一捧原始清凉。



凤凰园的湖光山色 ■ 青云



扫码关注
快捷投稿

行走在母校的记忆中

■ 黄诤高

又要开学了。柔软的心，不由自主地被一种东西牵动着。这种无法抗拒的力量，像潮水一样，在胸中掀起一阵又一阵的巨浪！

我再也忍不住，立刻从县城赶回去，扑向那魂牵梦萦的母校——高州古丁中学（木塘旧址）。

初秋早晨，凉飕飕的。雾气还没有完全散去，恋恋不舍地漫过房屋和田野。太阳已经从母校的后山爬起来，正照射出耀眼的光芒，洒在学校灰黑色的门楼上。学校大门处，一把锈迹斑斑的铁锁，把两扇铁门牢牢拴住，却锁不住莘莘学子对母校的一往情深，对岁月的静默回望……

历史的风，吹走了热闹的大礼堂。但仿佛还能听到杨大尧主任每次开学典礼，期中总结在礼堂之上热情的讲话，听到同学们热烈的鼓掌；仿佛还能看到礼堂里那厨房旁的水井边上，正围着几个打水的女同学，还能看到电影《第一滴血》里开车飞逃的蓝保；仿佛还能闻到饭堂里飘来的阵阵通菜和麦菜的芳香……

历史的风，吹走了操场边的树木：柿子树、芒果树和马尾松……但仿佛还能看到那金黄色黄的柿子，正从丫杈上垂下来，轻轻地敲打着班主任冯裕祥老师房子的瓦面。芒果树

下，同学们正跑过来，掏出三五分钱，买炸豆腐，买猪头皮，买阿福哥的面包和油炸鬼……

历史的风，吹走了我们曾经在那学习过的两层教学楼。但剥落的黑板上，仿佛仍然留着冯冯冯老师的《井冈翠竹》，留着廖放老师的英语单词，留着陈泰光老师的物理公式；从破烂的窗户外，仿佛正飘出我们一起唱过多少遍的歌曲《故乡的云》《顺流逆流》；仿佛看到陈丰耘老师走进广播室，校园里又响起了熟悉的《酒干倘卖无》的旋律……

历史的阳光，正照在砍柴的钩刀上。那时，每星期一，吃饱了午饭的同学们，挥舞着钩刀，兴高采烈浩浩荡荡地向后山进发。大家一边砍柴一边摘山稔子，忘记了劳累忘记了饥饿忘记了口渴。几十斤的木柴压着幼嫩的肩膀，却压不弯同学们吃苦耐劳的坚强意志。

历史的阳光，正照在种菜的锄头上。那时，校门前，在那小河边田地里，那一垄由我们师生一起栽种的麦菜和通菜，任凭寒风的侵袭和暴雨的洗礼，郁郁葱葱，蓬蓬勃勃，恰如同学们那样坚韧不拔茁壮成长……

渐渐远去的母校啊，就让我一直行走在对你的记忆之中！

温暖之潮

——记“中国好人”张新尊

■ 公清

风儿轻轻吹向远方，江上归潮如你的善行，滔滔不绝，历历难忘。

一颗温暖的心，关怀着人们的期盼，你用坚定的脚步，踏上慈善的路途。

一个个黎明，你与希望相约，

为无依之人，寻得温暖的归宿。

贫困的孩童，愁虑的流浪汉，你的爱如晨曦，擦亮他们的双眸。孤寡的老人，困窘的灾民，你的关怀如层层棉温软，拂去他们心头的冰寒。

在灾难面前，你坚毅的脊梁挺立，

带领众人奋勇斗争。重建家园，重现希冀。

你以一颗充满爱与关怀的心，将温暖撒布至玉都大地。岁月轻轻拂过山岩，良善的种子，已随风播流四海。愿这份坚定与温柔，永远朝气蓬勃，永远光芒四溢。

故乡的夏

■ 梁尚婷

又到了骄阳似火的夏天。故乡的夏，让我难以忘怀。

甘蔗地里，整齐划一的甘蔗像一个个士兵似的站在那里望着远方。甘蔗地旁是一望无际的稻田。盛夏时节，稻田里的稻子长势喜人，黄澄澄的稻子压弯了腰，像铺了一地金子。花生地里，花生成熟了，人们正忙着拔花生。一群群小鸟唱着歌儿从天空中快乐地飞过。

沿着长满野草野花的田埂走过，稻谷和花生特有的香味扑鼻而来。风儿轻轻地吹着，偶尔有黄色的花蛇扭着腰悄悄地爬过路面，急急匆匆地爬进旁边的稻田里。稻田的东边是一片郁郁葱葱的荔枝林，荔枝树像一把把绿绒大伞。摘了荔枝后的果树还是那么翠绿。

故乡的夏，它的黄昏也很美。快要下山的夕阳，还有那天边的火红晚霞，沐浴着田野和周围的村庄，沐浴着归来的农民，蝉鸣声响遍了周围，傍晚时分，再也看不到烟圈升起的袅袅炊烟。吃过晚饭的人们坐在房子前的空地上，用特有的乡音

谈笑风生。小狗趴在一旁，伸着舌头喘着粗气。小孩子在村中的水泥大道上滑板车、骑自行车，还有一些小孩子穿上溜冰鞋在上面快乐地滑来滑去。

故乡的夏，一场狂风暴雨过后，雨水洗去了多日的炎热。清新的空气中弥漫着青草的气味。田里传来青蛙唱歌的声音，和各种昆虫的鸣唱，野花在雨水的冲洗下更加娇嫩，野草上面沾满了水珠。天边那道彩虹，就像一座七彩的桥。

故乡的夏，那小溪才是夏天的灵魂。那小溪是我们童年的乐园。清清的溪水流过，我和小伙伴在小溪里玩水嬉戏。我们能看见小鱼小虾和螃蟹在小溪里追逐嬉戏，田螺慢吞吞地爬着。有的小伙伴从家里拿来畚箕，用它捉小虾小鱼。我们最喜欢的是苦萨鱼，把它养在瓶子里。如今，那小溪再也没有了当年的风采。它的水变浊了，小鱼小虾和螃蟹早已无影无踪。

怀念故乡的夏，怀念那远去的童年！